

（名·家·译·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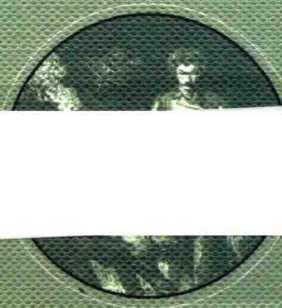
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基督山伯爵（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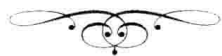
〔法〕大仲马 / 著 李玉民 / 译

— 全译本 —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「名」家「译」丛「

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基督山伯爵

〔法〕大仲马／著 李玉民／译

— 全译本 —

〈 下 〉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督山伯爵：全译本精装版 / (法) 大仲马著；李玉民译.

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5.10

ISBN 978-7-5190-0540-5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245811号

基督山伯爵 (全译本精装版)

著 者：(法) 大仲马

译 者：李玉民

出 版 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朱 庆

责任编辑：陈若伟

装帧设计：刘 晓

复 审 人：姚莲瑞

责任校对：王佩丽

责任印制：陈 晨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65389926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：010-65933115 (总编室)，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：clap@clapnet.cn

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20×1010

1/16

字 数：858千字

印 张：88

版 次：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0-0540-5

定 价：73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 / 1
- 第二章 父与子 / 11
- 第三章 卡塔朗村人 / 19
- 第四章 密谋 / 30
- 第五章 订婚宴 / 37
-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/ 50
- 第七章 审讯 / 60
- 第八章 伊夫狱堡 / 71
- 第九章 婚宴之夜 / 81
- 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/ 87
-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怪 / 96
- 第十二章 老子与儿子 / 104
- 第十三章 百日 / 112
- 第十四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狂的囚犯 / 121
-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/ 132
-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/ 147
- 第十七章 神甫的牢房 / 157
- 第十八章 财宝 / 176
-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/ 189

第 二 十 章	伊夫狱堡墓地 / 199
第二十一章	蒂布兰岛 / 204
第二十二章	走私者 / 215
第二十三章	基督山岛 / 222
第二十四章	光彩夺目 / 230
第二十五章	陌生人 / 239
第二十六章	加尔桥客栈 / 245
第二十七章	叙述 / 258
第二十八章	监狱档案 / 272
第二十九章	莫雷尔公司 / 279
第 三 十 章	九月五日 / 292
第三十一章	意大利——水手辛伯达 / 307
第三十二章	梦幻醒来 / 331
第三十三章	罗马强盗 / 337
第三十四章	显露身形 / 368
第三十五章	槌击死刑 / 390
第三十六章	罗马狂欢节 / 404
第三十七章	圣·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/ 423
第三十八章	约会 / 442
第三十九章	宾客 / 450
第 四 十 章	早午餐 / 473
第四十一章	引荐 / 486

-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齐奥先生 / 500
-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/ 506
- 第四十四章 家族复仇 / 514
- 第四十五章 血雨 / 537
- 第四十六章 无限信贷 / 549
- 第四十七章 银灰花斑马 / 563
-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剑 / 575
- 第四十九章 海蒂 / 587
-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/ 592
-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/ 602
-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/ 613
- 第五十三章 魔鬼罗贝尔 / 630
- 第五十四章 债券的涨跌 / 647
-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/ 660
-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 / 667
-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/ 681
-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 / 693
- 第五十九章 遗嘱 / 702
- 第六十章 快报 / 712
- 第六十一章 治睡鼠偷桃之法 / 723
- 第六十二章 幽灵 / 734
- 第六十三章 晚宴 / 744

- 第六十四章 乞丐 / 756
- 第六十五章 夫妻争吵 / 766
- 第六十六章 婚事 / 777
-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/ 788
-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/ 800
- 第六十九章 调查 / 810
- 第七十章 舞会 / 822
-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/ 833
- 第七十二章 德·圣-梅朗夫人 / 838
- 第七十三章 诺言 / 851
-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/ 881
- 第七十五章 神秘的记录 / 891
-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/ 904
- 第七十七章 海蒂 / 916
-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来信 / 938
- 第七十九章 柠檬汁 / 959
- 第八十章 指控 / 972
- 第八十一章 歇业的面包铺老板房间 / 979
- 第八十二章 夜盗 / 1000
-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/ 1015
- 第八十四章 博尚 / 1022
- 第八十五章 旅行 / 1030

第八十六章	审判 / 1044
第八十七章	挑衅 / 1058
第八十八章	侮辱 / 1065
第八十九章	夜 / 1076
第九十章	决斗 / 1085
第九十一章	母与子 / 1099
第九十二章	自杀 / 1106
第九十三章	瓦朗蒂娜 / 1116
第九十四章	真情吐露 / 1124
第九十五章	父与女 / 1138
第九十六章	婚约 / 1148
第九十七章	上路前往比利时 / 1160
第九十八章	钟瓶旅馆 / 1168
第九十九章	法律 / 1182
第一〇〇章	幽灵 / 1193
第一〇一章	洛库斯特 / 1201
第一〇二章	瓦朗蒂娜 / 1208
第一〇三章	马克西米连 / 1215
第一〇四章	丹格拉尔的签字 / 1226
第一〇五章	拉雪兹神甫公墓 / 1239
第一〇六章	分财 / 1255
第一〇七章	狮穴 / 1273

第一〇八章	法官 / 1282
第一〇九章	重罪法庭 / 1293
第一一〇章	起诉书 / 1300
第一一一章	赎罪 / 1308
第一一二章	起程 / 1318
第一一三章	往事 / 1332
第一一四章	佩皮诺 / 1346
第一一五章	路奇·王霸的菜单 / 1359
第一一六章	饶恕 / 1368
第一一七章	十月五日 / 1375

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

丹格拉尔夫人和她女儿走后；就在我们转述的这场谈话的同时，检察官的府上发生了这种情况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走进他父亲的房间，他的夫人则紧随其后；至于瓦朗蒂娜，我们知道她在何处。

两人问候了老人，又打发走巴鲁瓦，一个侍候老人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老仆人，然后在他身边坐下。

努瓦蒂埃先生坐在他那辆大轮椅中：每天，早晨他要由人抱上去，晚上再由人抱下轮椅，对面是一面大镜子，能映现整个房间，他无须转动已经动弹不得的躯体，就能看见哪个人进出他的房间，别人在他身边做什么。努瓦蒂埃先生如僵尸般一动不动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聪敏而机灵，他见儿子和儿媳妇毕恭毕敬的样子，便料定他们要谈一件意料之外的重要事情。

在这个已经被土埋到脖颈的躯壳中，只剩下两种感官——视觉和听觉——还活跃着，犹如两点火星儿；而这两种感官也只有一个，能向外界透露这尊雕像的内心生活：宣告这种内心生活的目光，好似遥远的灯，告诉迷失的荒原上的旅人，在这寂静的茫茫黑夜中，还有一个人在守望。

老努瓦蒂埃银白的长发披肩，两道乌黑的眉毛下，便是一对黑眼珠：这对眼睛集中了从前分散在这肉体 and 头脑中的全部活力、全部机敏、全部力量和智慧，这是一种器官替代其他器官的功能之后常有的现象。固然，他的手臂不能动弹了，喉咙发不出声音，身体也不能转

动，但是这些缺失，都由这强有力的目光补救了：他用这双眼睛发号施令，用眼睛表达感激之情。这是眼珠子会转动的一具僵尸，有时看来比什么都吓人：这张大理石面孔的上端，时而燃烧起怒火，时而放射出喜悦的光芒。瘫痪老人的这种语言，只有三个人能懂：维尔福、瓦朗蒂娜，以及我们提过的那个老仆人。不过，维尔福很少来看他父亲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到万不得已决意不来，来了即使能懂意思，也决意不讨父亲的欢心；因此，老人的全部快乐，就寄托到孙女身上，而瓦朗蒂娜也倾注自己的一片诚心、爱心和耐心，从爷爷的目光中领会他的全部思想。老人这种无声的、别人无法理解的语言，瓦朗蒂娜则用她的全部声调、全部表情、整个心灵来应答，结果，在这少女和这泥塑似的老人之间，时常进行十分活跃的对话。别看这泥塑之人快要重新化为尘土，他仍不失为一个知识渊博、见微知著的人，别看这躯体丧失了让人听命的能力，里面却包藏一颗意志坚强的灵魂。

瓦朗蒂娜就是以这种方式，解决了这一难题，她既能理解老人的想法，也能让老人理解她的想法。多亏了这样细心的研究，她才能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上，很少猜不准这颗活跃的灵魂的欲望，或者这个知觉大半丧失的躯体的需要。

至于那个仆人，正如前面交代的那样，他服侍主人已有二十五年，十分了解主人的习惯，几乎用不着努瓦蒂埃再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了。

维尔福要同他父亲进行这场奇特的谈话，自然无须求助于这两个人。我们说过，他本人十分熟悉老人的语汇，但是由于厌烦或者冷漠，就很少用来交谈。因此，他打发瓦朗蒂娜下楼去花园，又支走了巴鲁瓦，然后坐到父亲的右首，德·维尔福夫人则坐到另一侧。

“先生，”他开口说道，“我们没有让瓦朗蒂娜一同上来，又让巴鲁瓦退下了，对此您不必感到奇怪，只因我们要进行的谈话，不宜有一位姑娘或一名仆人在场。德·维尔福夫人和我，我们要告诉您一件事。”

讲这段开场白时，努瓦蒂埃的脸始终毫无表情，反之，维尔福的眼睛似乎要看透老人的心底。

“这件事，”检察官接着说道，冷冰冰的口气似乎从不容人争辩，“德·维尔福夫人和我，我们都确信您听了会高兴。”

老人的目光仍然毫无反应，他在听，仅此而已。

“先生，”维尔福又说道，“我们要把瓦朗蒂娜嫁出去。”

听到这样一条消息，就是一张蜡人的脸，也不见得比这老人的面孔更冷漠。

“婚礼将在三个月之内举行。”维尔福接着说道。

老人的眼神还是不动声色。

这时，德·维尔福夫人也开了腔，急忙补充道：

“我们估计您对这个消息会感兴趣的，先生，况且，您好像一直很疼爱瓦朗蒂娜，因此，我们只要告诉您要娶她的年轻人就行了。对瓦朗蒂娜，这是最体面的一门婚姻了。男方有财产，有门第，人品性情完全能保证瓦朗蒂娜的幸福。那年轻人的姓名，想必您并不陌生，他就是德·埃皮奈男爵，弗朗兹·德·凯内尔先生。”

在妻子这一小段演说的过程中，维尔福更加凝神注视老人。当德·维尔福夫人说出弗朗兹的名字时，努瓦蒂埃那双为儿子十分熟识的眼睛，忽然眨动一下，眼睑随即张大，仿佛两片嘴唇张开要吐出话语，但眼皮间射出的却是一道闪电。

检察官知道，当年他父亲与弗朗兹的父亲是公开的夙敌，明白这道闪光和这种激愤的缘由，但他只当没看见，又接着妻子的话茬儿讲下去：

“先生，”他说道，“您也明白，瓦朗蒂娜快满十九岁了，找个人家，也是她终身大事。然而，在议亲过程中，我们绝没有把您忘记，我们事先就确知，瓦朗蒂娜的未婚夫即使不同我们一起生活，因为年轻夫妇也许会感到不便，但至少同意您同他们一起生活，以便成全瓦朗蒂娜对您颇深的感情、您也似乎对她的挚爱，这样您就丝毫不必改变生活习惯，身边只是多了一个照顾您的孩子。”

努瓦蒂埃的目光由闪亮而变得血红。

毫无疑问，老人一定是怒火中烧；毫无疑问，痛苦和愤怒的吼叫

冲到喉咙，无法爆发而令他窒息，那张脸憋得发紫，嘴唇也发青了。

维尔福则不慌不忙，过去打开一扇窗户，说道：

“这屋里太热，努瓦蒂埃先生感到不舒服。”

他转身回来，却没有再坐下。

“这门婚事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又补充说道，“德·埃皮奈先生和他家人都很满意；再说，他家人也只有一位叔父和一位婶母。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而他父亲于1815年遭人暗杀，孩子当时才两岁。因此，这事完全由他自己做主。”

“那次暗杀搞得很神秘，”维尔福接口说道，“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，尽管怀疑到许多人头上，却没有查出真凶。”

努瓦蒂埃竭尽全力，以致嘴唇痉挛一下，仿佛要挤出个微笑。

“然而，”维尔福继续说道，“真正的凶手，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他们在世时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，死后也必受上帝的审判；他们如能处于我们的位置，一定会感到很幸运，赶紧把女儿嫁给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，以便将表面上的怀疑都消除掉。”

努瓦蒂埃情绪又平静下来，一个全身瘫痪的人能有这种自制力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”老人用目光回答维尔福，而那目光同时表露了深深的鄙夷、洞烛其奸的愤怒。

维尔福看清了这目光所包含的意味，只是答以微微耸肩。

接着，他示意妻子起身。

“现在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说道，“请接受我的敬意。您高兴让爱德华来问候您吗？”

按照约定，老人以闭眼表示同意，以连眨眼数次表示反对，抬眼望天则表示他有要求。

他要见瓦朗蒂娜，就只闭右眼。

他要见巴鲁瓦，就闭左眼。

他听到德·维尔福夫人的提议，就连连眨眼。

德·维尔福夫人遭到如此明显的拒绝，便咬了咬嘴唇。

“那么，我叫瓦朗蒂娜来好吗？”她又问道。

“好的。”老人急忙闭右眼表示同意。

德·维尔福夫妇施礼告辞，走出房间，吩咐人去叫瓦朗蒂娜。再说，瓦朗蒂娜已经得到通知，努瓦蒂埃先生当天要见她。

他们刚离去，瓦朗蒂娜就走进老人的房间，她还心情激动，脸浮红晕。进屋只看一眼，她便明白爷爷有多么痛苦，又有多少话要对她讲。

“噢！好爷爷，”她大声问道，“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惹你生气，对不对，你是在生气吧？”

“对。”老人闭眼答道。

“生谁的气呢？生我父亲的气？不是；生德·维尔福夫人的气？不是；生我的气？”老人表示正是。

“生我的气？”瓦朗蒂娜惊讶地又问一遍。

老人又表示正是。

“亲爱的好爷爷，我怎么惹着你了？”瓦朗蒂娜高声问道。

没有回答。她接着问道：

“今天我还没见到你，有人对你说了我什么了？”

“对。”老人用目光急忙表示。

“我来猜猜看。我的上帝，我向你发誓，好爷爷……唔！……德·维尔福先生和夫人刚离开这里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他们对你说的话惹你发火啦？说了什么话？要我去问问他们，回头再来向你道歉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目光表示。

“噢！你吓坏我了。我的上帝，他们能对你说什么！”

她还在搜索。

“唔！我知道了，”她压低声音说道，同时又凑到老人身边，“他们大概谈了我的婚事吧？”

“对。”发怒的目光回答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怪我对你守口如瓶。唔！要知道，那是他们叮嘱我不要对你透露一句，而且，他们对我本人什么也没有讲，这个秘密，是我无意中，可以说是我偷听到的。因此，我就守口如瓶，没有告诉你。原谅我吧，努瓦蒂埃好爷爷。”

老人的目光又恢复凝滞的状态，仿佛回答：“不仅仅是你守口如瓶令我伤心。”

“还有什么呢？”少女问道，“你也许以为我会丢下你不管吧，好爷爷，我一结婚就什么都不顾了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老人回答。

“那就是他们告诉你了，德·埃皮奈先生同意我们住在一起啦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你还为什么生气呢？”

老人换了一副无限温柔的眼神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了，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因为你爱我。”

老人表示正是。

“你担心我会生活不幸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不喜欢弗朗兹先生吗？”

老人的眼睛连续眨了三下：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

“那么你很伤心了，好爷爷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好，听我说，”瓦朗蒂娜说着，就跪到努瓦蒂埃跟前，搂住他的脖子，“我也一样，非常伤心，因为，我不爱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。”

老爷爷的眼里闪现一道喜悦的光芒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，我要进修道院那会儿，你对我大为恼火？”

一滴泪水湿润了老爷爷干涩的眼睑。

“告诉你，”瓦朗蒂娜继续说道，“这桩婚姻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

才想法儿逃避。”

努瓦蒂埃的呼吸急促起来。

“看来，好爷爷，这门亲事让你格外伤心啦？我的上帝啊，你若能帮我，我们两个联手，若是能推翻他们的计划，该有多好啊！然而，你尽管思想十分活跃，意志十分坚强，却没有力量与他们抗争；而且抗争起来，你跟我同样软弱，甚至更加软弱。唉！如果是从前，在你身体健壮有力的日子，你可以成为我的十分强大的保护人；然而今天，你只能理解我，只能与我一同高兴，一同悲伤。这是最后一点幸福，上帝忘记没有将它同其他幸福一起从我身边夺走。”

努瓦蒂埃听了这番话，眼睛显出一种极为狡黠、极为深沉的表情，姑娘觉得看出这样的话：

“你错了，我还能帮你很大忙。”

“你还能帮上我，亲爱的好爷爷？”瓦朗蒂娜翻译老人的目语。

“对。”

努瓦蒂埃举目望天。这是他和瓦朗蒂娜约定的信号，表示他要什么东西。

“你要什么呢，亲爱的爷爷？说说看。”

瓦朗蒂娜寻思了片刻，然后就高声说出她想到的东西，但是她无论说什么，老人总一直回答“不”。

“得了，”她说道，“我既然这么笨，就干脆用笨办法。”

于是，她开始背诵字母表，依次从 A 说到 N，并且微笑着询问瘫痪老人的目光。说到 N 时，努瓦蒂埃表示对了。

“唔！”瓦朗蒂娜说道，“你想要的东西，是以 N 字母开头的！咱们要在 N 上打主意喽？喏，猜猜看，N 下边该是什么呢？Na、Ne、Ni、No。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老人表示。

“唔！是 No 呀？”

“对。”

瓦朗蒂娜走过去取来一本词典，放到努瓦蒂埃面前的斜面桌上，

翻开之后，她看到老人的视线投在词典页面上，便用手指从上到下，一栏一栏快速移动。

努瓦蒂埃不幸陷入瘫痪状态的六年间，瓦朗蒂娜就练习这种方法，已经十分熟练，能很快猜出老人的想法，就跟他本人查字典一样。

手指移到 Notaire^① 时，努瓦蒂埃用目光叫停。

“Notaire，” 瓦朗蒂娜说道，“你要一个公证人呀，好爷爷？”

老人表示，他的确想要见一个公证人。

“要打发人去请一个公证人来吗？” 瓦朗蒂娜问道。

“对。” 瘫痪的老人表示。

“要我父亲知道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着急见公证人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立刻派人去请，亲爱的爷爷。你的要求就这些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瓦朗蒂娜跑过去，摇铃唤来一名仆人，让他去请德·维尔福先生或夫人，到祖父房间来。

“你满意了吗？” 瓦朗蒂娜问道，“对……我想也是：怎么样？你这事儿，猜中可不容易吧？”

姑娘冲着祖父微笑，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似的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由巴鲁瓦带进屋。

“您有什么事儿，先生？” 他问瘫痪的老人。

“先生，” 瓦朗蒂娜说道，“我祖父要找一个公证人来。”

这一要求很奇怪，尤其出乎意料，德·维尔福先生听了，不禁同瘫痪的老人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“对。” 老人表示，他的态度很坚决，表明有瓦朗蒂娜的协助，又有现在已经知道主人意愿的老仆的协助，他准备抗争到底。

① 法文，意为：公证人。